

百度了一下,我的年龄段算中年,但身体糟糕的样子常常使自己忘了自己该归属的定义。小朋友期待暑假,我竟然也期待。想想那可爱的小外孙,想想那眼睛大大的小侄女,心里像装了蜜糖。

小外孙会说话了:“这是妈妈,那是爸爸,那是姥爷,那是外婆……”奶声奶气的,特别好听,被喊到的人,心立马就被融化了。

小家伙也知道要东西吃了:“苹果吃,香蕉吃,肉肉吃……”“婆婆车坐,公交车坐,妈妈车坐……”说话都是倒装句,妥妥的小开心果。平日里生活冷清,三个大人,上班下班吃饭睡觉,也无话可说,连空气都是安静的、冰凉的。小家伙一来,醒了就不闲着,摆弄玩具,或者跳舞。一岁的时候就能跟着音乐律动。有时候踩着节拍晃摇椅,有时候在沙发上坐着沙发垫起落蹦高,有时候扭着身体做动作。音乐起的时候,动作起,间奏的时候,双手拍腿打节拍,或者跟着慢节奏点头。节奏快的时候,动作幅度加大,律动准确度常常令大人吃惊。

小家伙也喜欢逛超市,摇摇车肯定每次去必坐。他进超市时快乐的样子,常常感觉超市就是他的另外一

快乐暑假

张艳华

个家,或者他跟超市有血缘关系。扒乱的水果,他踮着脚尖摆放好。地上掉一片菜叶,他也要捡起来放回去。摸摸玩具,在卖鱼的区域久久留恋,那眼神好像他也化作了一条鱼。看到香蕉拧一个下来,跟着去的人自然就把整把香蕉买下来。看到鸡蛋拿一个,掉了,碎在地上,跟着的大人把地收拾干净,再把买过的鸡蛋放一个大点的筐里。

小宝还是个“社牛”,看到小朋友就自动前去搭讪,摸摸小弟弟的手,或者牵着小姐姐的手一起做游戏。最喜欢的是出去玩,小小的人儿,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多精力,无论玩多久,基本都是被哄着骗着回来。滑梯自然是玩不够的,融入在大一些的朋友队伍中,走到上边,尖叫着滑下来,无数次往返,无论哪一次,总是最后一个走,或者到饭点被迫离开。

绳网蹦床是小宝的最爱,大人电瓶车还没停稳,他就已经爬到蹦床上

去了。绳扣还没扣好,人就已经开始崩了。蹦床对面的九龙七凤塔夜晚很好看,一个亮着白色的光,一个亮着以蓝色为主的彩光。公园里游人很多,还有网红在唱歌。路边有很多小吃摊,满满的烟火气。小宝喜欢热闹的氛围,越蹦越开心,嘴里喊着“加油”“厉害”,越蹦越高,起飞的样子。

小侄女是个汉族新疆姑娘,小学快毕业了。大大的眼睛,略黑的皮肤,长长的头发,长得有点像维吾尔族人,看着就很有新疆“特色”。小姑娘嘴巴很甜,只是在很小的时候来过一次,再见面竟然像从小就在身边长大的孩子,没有任何违和感。每天跟在我身后“姑姑、姑姑、姑姑……”地叫着。有天我问她:“你是布谷鸟吗?”,她甜甜地笑了笑,依旧“姑姑、姑姑”的跟来跟去叫,有点烦,还有点甜甜的喜欢。

小侄女基本不用操心,每天跟姐姐一起学习,不会的题目姐姐也会教。一起睡觉,一起起床,就是那个长长的头

发很麻烦。江苏天气热,头发要经常洗,每次吹头发都不低于半小时。叫她剪短点,好打理,她还舍不得,这边真看不到留那么长头发的,名副其实的“长发及腰”。小姑娘初到这边的时候,看到什么都稀奇,睁大眼睛,张大嘴巴:“河怎么那么长,船怎么那么大,还有荷花啊,真是个神奇的地方……”假期结束的时候再带她去看船,她竟然撇了撇嘴:“有什么好看的,不就是十几条船连在一起吗?”

她很爱吃水产品,鱼虾、贝类,都喜欢,吃起来那叫个香,就好像她此刻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姑娘。有她在从不冷清,总有说不完的话,性格很温顺,无论叫她做什么,回答都是“好的”。有时候又感觉她像个小骗子,每次叫她写作业,回答都挺痛快的,可是只要没人看着,就偷偷地玩,左顾右盼,或者抠手指,或者发呆,虽然个头挺高,但没有岁数,其实也就是个孩子。

现在的年轻人因为种种的生活压力,都不想谈对象、不想结婚了,三十大几急坏父母,可是,房价真的压得人透不过气的,又都不想几辈同堂,能怎样呢?总之,还是人口多才有气氛,吃得香,也睡得香,生活乐趣多,有希望、有盼头的感觉。

拔花生

伍英

暑假中,有钱的人都带孩子出国旅游去了:有的去英国旅游,有的去新加坡,有的去美国。我们没钱的只能带孩子们去乡下外婆家体验农村生活。

我带着孩子们一起到的乡村,这时正是农忙时节,农民们有的割稻子;有的插秧苗;有的拔花生,好一派丰收的景象。

广东的天气比较热,天不亮就要出田了。孩子们说他们也要早早起来跟外婆一块下田。天刚蒙蒙亮,早上五点钟孩子们就跟外婆出田里拔花生,外婆拿了昨晚包好的粽子放在布袋里,还有水煮蛋、牛奶面包、草帽、拉花生的板车准备出田。

孩子们高兴地抢着推外婆的板车,因为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车,还让外婆坐上板车推着到田野里。路上的村民都夸外婆有这么多孙子外孙女帮忙干活!还不让你走路去,好幸福啊!外婆听了脸上露出从来未有过的幸福笑容。

路上夏风习习很凉快,还有几只小鸟见人来飞走了,还有荷花啊,好美呀!孩子想摘,我说快点去拔花生吧!要不然今天拔花生的任务就完成不了哦。到了花生田,孩子们不怕田里草从的露水,不怕泥土脏了脚丫,学着外婆样子把拖鞋放一边光脚丫下地拔花生。

孩子们你争我抢地拔花生,这花生土有点硬,因为很少下雨,,孩子们用尽吃奶的力气使劲拔,我拔了一棵、两棵,好多花生呀!孩子们嘻嘻哈哈地说:“比赛拔花生,看谁拔得又快又多,你看我拔的这棵多,你拔的有些掉在土里了,要用锄头挖出来。”

咦!挖出来了,有些土里拔不出来时还掉了很多呀!我们要捡干净,不能浪费粮食。他们分工合作,有的拔花生,有的捡花生。

拔好的花生苗,外婆拿一个箩筐放在木架子底下说打花生。外婆拿着一棵花生抓住花生苗尾巴一打,哗啦

军营圆我大学梦

岳立新

每个人的人生之路,都是独属于自己的长征。在我所处的那个年代,一个农村孩子要想“有出息”,路无非有两条:考大学和当兵。走出那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小村庄,是我心底一个热腾腾的梦想。然而,太阳从刺眼的金黄变成一轮黑色,是在1997年7月高考成绩公布之后。那个怀揣在心底、随着朝阳每天升腾的梦想彻底破碎了。本来性格就偏内向的把我自己关在小屋里,任由泪水一遍一遍浸湿枕巾。整整一个月,我连家门都没有迈出过一步。

那段时间,三里五村不断有人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父母屋里的灯也是一亮一整天:“考学可是咱娃的出路啊,堵上了。”大字不识一个的娘揉搓着布满老茧的手,小声地对爹叨唠着,生怕我听到。“复习呗,我不信咱家供不出一个大学生!”爹的口气不容置疑。“可是……可是……”没有啥可是的,就是砸锅卖铁咱们也认……

再一次泪湿双眼。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劲让我从床上翻身而起,推门进了里屋:“爹,娘,我去当兵吧!”说出憋在心底很久的那句话,心里一下子亮堂了许多。

那一年,我19岁,终于如愿穿上了军装。马驹初闻草原似的,我兴奋欢腾了整整一晚上。走进部队,我知道了要想考学,必须被评为优秀士兵。都说当兵后悔三个月,不当兵后悔一辈子。后悔是因为三个月的新兵连生活各种训练项目压榨进行,训练强度也大大超出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负荷范围。虽然话不多,但内心的倔强让我始终觉得都是

人生一段在乡村
这是我心底最柔软的部分
那个我曾努力逃离的地方
一条土路,大卡车开不进来
到了梅雨天,怕西瓜烂在地里
父亲肩挑板车推
他咬牙把我们往城市送

他没想到,一条地铁
像一条小龙,浓墨重彩穿越山外
打破了城市与乡村的界限
上上下下不分不清城里人乡里人
村口格桑花一路跟来

在岸边

林芹

一丛丛红粉黄斗艳争奇
绿柳婀娜多姿装扮成护花天使
扑蝶少年蹑脚穿行
清风调皮地撩拨着少女的裙衣

长剑起舞舒缓飘逸
拉丁们激情浪漫颇具活力
山脊上夕阳羞红了脸
飞鸟集结着向远处逃离
落寞的脚步走向杂草小径
未到荷香时,怎能邀约一起
岁月深处静坐岸边的老翁
手中伸长的钓竿还在岸边沉寂
能够钓到什么呢?
此时心中滋生了一圈圈涟漪

你守国,我护家

高低

在悠悠岁月的长河里,总有些幕场景犹如璀璨星辰,穿越时空的隧道,照亮着每一颗前行的心。值此八一建军节之际,我的思绪不禁飘向远方,忆起了一段关于战友李明辉及其妻子林婉清的深情故事。

李明辉,一位边疆的忠诚卫士,他的身影与皑皑雪山、浩瀚荒漠紧密相连,以不屈的脚步丈量着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守护着这片广袤无垠的疆土。林婉清呢,则是那位温婉如水的江南女子,在小镇的一隅,以一家小小书店为舞台,用书籍的墨香与母爱的光辉,精心编织着家的温馨与安宁。

“明日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中秋佳节,本是团圆的温馨时刻,然而对于李明辉而言,这却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林婉清独自立于窗前,凝视着那轮皎洁明月,心中泛起层层涟漪,思念如潮水般汹涌。“国强,今晚的月色真美,就像去年我们一样赏月那时般圆满。”她轻声细语,仿佛李明辉就在耳畔,能听见她心底的呼唤。

与此同时,边疆的李明辉亦举头望明月,心中五味杂陈。他拿起手机,指尖轻触屏幕,发送出一条满载歉意与不舍的信息:“婉清,对不起,今年的中秋,我又不能伴你左右了。”转瞬之间,他便调整心态,深知自己肩负的是国家的重托,是亿万家庭的安宁与希望。“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他默念这句古诗,将满腔的思念化作坚守岗位的力量,继续屹立于风雪之中。

时光荏苒,转眼冬至。边疆的寒风如利刃般刺骨,李明辉与战友们却如钢铁长城,坚定不移地守护着国家的门户。

林婉清

林婉清则在家中默默承担起一切,照顾老人、经营书店、关心孩子,她的身影忙碌而坚定。夜深人静时,她常取出李明辉寄来的信件,一字一句细细品读,那些质朴无华的话语,如同冬日暖阳,温暖着她的心房,驱散了所有的孤独与寒冷。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孩子们天真地问询,让林婉清心头一软。她微笑着回答:“等春天来了,万物复苏,爸爸就会像花儿一样,带着笑容回到我们身边。”这句话,成了孩子们心中最美丽的期待,也是林婉清对丈夫归来的坚定信念。

终于,春风拂面,万物复苏。李明辉圆满完成任务,踏上了归家的路途。当他推开家门的那一刻,映入眼帘的是妻子温柔的笑容和孩子们欢呼雀跃的身影。那一刻,所有的疲惫与艰辛瞬间消散,只留下满心的幸福与满足。

“婉清,我回来了。”李明辉的声音略带哽咽,眼眶泛红。林婉清快步上前,两人紧紧相拥,仿佛要将这漫长的分离时光全部弥补。

“你守护祖国,我守护家。”林婉清轻启朱唇,这句话简短而有力,蕴含着无尽的情感与责任。它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桥梁,连接着李明辉与林婉清的心;它如同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照亮了他们共同前行的道路;它更像是一首悠扬的旋律,永远回荡在他们彼此的心田。

“你守护祖国,我守护家”,这不仅是李明辉与林婉清的故事,更是无数军人与军嫂共同书写的壮丽篇章,是一份永恒的承诺,一份不朽的情怀。



不负旧时味

徐唱

你有在夏季的傍晚时分去过那样狭窄逼仄的小巷吗?没有富丽堂皇的门面,褪色泛黄的牌匾上提着几个毛笔大字作为门头,排着长长的队伍,年轻人比较少,大多是爷爷奶奶牵着他们的孙子孙女,慢悠悠拉着车常等待着一锅锅即将出炉的烧饼。金陵

夏季独有的炎热潮气喷在每个人的脸上,油亮亮的,他们额头渗出的汗珠不停地滚下,好像是一颗颗晶莹剔透的“小笼包”,与其说是等烧饼,不如说是与城里美味食物的会晤。

零几年前的时代还没有现如今这样高速发展,慢吞吞的街坊四邻,慢吞吞的街道,慢吞吞的吆喝声,连时钟都是慢吞吞的,藏在小巷里的美食也慢吞吞地四溢开来,弥漫在城市的上空,诱

惑着每个放学回家的孩子拉着家长的手去寻觅。

我依然记得那个银色的大铁炉,经过高温的包裹,周围簌簌冒着热气,在酷暑的盛夏更加逼人。偏偏芝麻香也缠绕于此,让人舍不得离开,蹲在烤炉边生怕别人把香气抢了去。烧饼店的老板大多会围着白色的围裙,拿着长长的擀面杖把面团擀开,再用沾着面粉的手把饼子送进炉子里。面饼非常听话,“啪”的一声就被他们拍在了炉壁上。这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等待让美食加分,多少也算是让我愿意早早蹲守在店门口

观赏的原因之一。

最美味的食物往往只需最简单的食材,最简单的食材却又一定是最用心的付出。我们保留传统制作工艺的同时,优化操作过程,精准面水比例,精确烤箱温度,实时调控口味配比,唤醒属于您的“慢生活”味蕾。

现如今,人人匮乏的耐心,“等待”成为提示慢生活的折射项。我站在面点房里看着暖乎乎的烤箱,感受这慢慢腾起的幸福感。透过烤箱的玻璃罩看着那一片片薄薄的面皮在橙黄的暖灯下

人生一段在乡村

史烨

像一群活泼可爱的儿童
一股跟在花车后抢喜糖的高兴劲
擦亮了白墙黛瓦的诗画意境

如今,家乡这么美
我总爱带上孩子们来亲近她
弯腰抠一把劲道的黄泥巴
——我幼年的“橡皮泥”
让孩子们捏一捏它的黏性
闻一闻它的芳香,告诉他们
我们和那些稻谷一样
都是土生土长的,根扎在这里

七月

毛文文

蝉鸣声习惯在高处品窄,走宽
树荫下的太阳开出花来
秧田里铺开的水重新照亮
弯腰的人和行鹤的云

坡上向日葵开始列队
圆盘里装着伶牙俐齿的沉默
一头不再耕地的水牛经过
哞哞,用辛苦一生的动词轻抬
背上一只伶仃的白鹭

天空来电,一条小溪穿过村庄
檐下一滴滴水,在喇叭花上
——吹吹打打
吹吹打打,像一场热烈的婚礼
地照天设的七月与万物繁衍生息

风过山谷

周雪

我远远地看到
母亲在对面山上
我开心地喊着
母亲的声音依风而来
发丝在她年轻的面容上
轻轻浮动

她愉快地穿过山谷
远远地望着小小的我
像一棵茂盛的树
温柔地摇曳着稚嫩的枝丫
愉悦就像乱窜的山风

我欢快地喊着母亲
夕阳悄无声息登上山巅
夜色一点点地漫润山脚
眼里却没有半分忧伤

蔷薇花的秘密

陶敏

这是蔷薇花的秘密
它们挣脱围栏挣脱夜的束缚
娇艳而孤傲地推开了清晨

她轻颤着
似在诉说 在呓语
这冰冷的触感,让我心颤
一枝花倾尽所有 发动整个四月
温柔了整座城池